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七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七百三十五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七

人部四十六 貧

貧一

增爾雅曰窶貧也疏曰窶者無禮也 說文曰貧財分少也

原呂忱字林曰窶貧空也方言曰南楚人貧衣被醜敝謂之須捷捷謂狎㚟或謂之褸裂褸衣壞貌音樓或謂之藍縷左傳曰蓽路藍縷為貧也 尚書洪範六極四曰貧 增詩曰出自北門

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　又曰三歲食貧　原又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　增禮記曰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　原又曰貧者不以貨財為禮　增又曰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　原又曰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蓽門圭窬并日而食易衣而出　增詩説曰鄘風有狐君子於寒夜見貧民與狐涉水而傷之賦也　韓詩外傳曰孔子曰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　戰國策蘇秦曰貧窮則父母不子

史記貨殖傳曰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寳絶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　李斯傳曰悲莫悲于窮困　漢書曰貧者裋褐不完唅菽飲水　禮樂志曰奢泰則下不遜而國貧　五行志曰寒則不生五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　鼂錯傳曰民貧窮者變其業　食貨志曰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蓑衣類也〉　董仲舒傳曰貧者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

之所以繁而奸邪不可勝者也　南史李溈傳曰溈謂古人安貧清白曰㞐湼而不淄曰白　通鑑田子方曰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　老子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列子曰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　又曰貧者士之常也　管子曰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不足　荀卿子曰仁義之於人也譬之若財貨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貧猶勝於窮也　鄧析子曰與貧者

言依於利　韓非子曰用力者寡則國貧　又曰無饑饉疾疚禍辠之疾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惰也　宋玉九辯曰坎壈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　呂氏春秋曰世皆以珠玉為寶寶愈多而民愈貧失其所寶也　漢王充論衡曰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為內內中空虛徒四壁立

黄憲外史曰貧者不報人以幣　魏劉劭人物志曰伎倆之政宜於治富以之治貧則勞而不困　北齊顔氏家訓曰南人貧素皆事外飾車乘衣服必貴齊整而

家人妻子不免飢寒　原宋書顏延之庭誥曰富則盛貧則病矣不惟形色麤黶或亦神心沮喪非但交友疏棄必有家人誚讓　增宋王安石言事略曰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茍得無所不至　明楊思義傳曰思義爲戶部尚書帝諭之曰先王之世無不耕之土不蠶之民自什一制湮技巧作而農桑業廢一民負耒百家待食一女理織百夫待衣欲民不貧何可得也

貧二

原六韜曰成王問太公貧富豈有命乎將理生不得其意太公曰盜在其室計之不熟一盜收種不時二盜取婦無能三盜養女太多四盜棄事就酒五盜衣服過度六盜封藏不謹七盜井竈不便八盜舉息就利九盜無事燒火十盜安得富也　增劉向新序曰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于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者執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於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商歌

桓公聞之執其僕之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　戰國策曰莫敖子華對楚威王曰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儲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　史記滑稽傳曰楚孫叔敖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死屬我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叔敖

衣冠抵掌談語歳餘像孫叔敖楚王與左右不能別也以為孫叔敖復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必如叔敖不如自殺　原晏子曰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不飽晏子亦不飽使者反公曰晏子如此貧乎使致千金以奉賔客　國語曰叔

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諸侯親之戎翟懷之以正晉國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為能修其德也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修而憂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　莊子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溼匡坐而弦子貢乗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

屨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也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顔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絶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孔子謂顔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内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娱所學

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夫子愀然變容曰

善哉回之意　禮記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

無以為禮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

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　孫卿子曰子夏貧常

懸鶉衣於壁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我不為

臣大夫之驕我者我不復見　增高士傳曰周威王時

齊隱士黔婁子守道不屈卒時覆以布被覆頭則足露

覆足則頭露曾西曰斜其被則斂矣其妻曰斜而有餘

不如正而不足　原莊子曰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河侯曰我將得邑金貸子三百金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顧視車轍有鮒魚焉問之曰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將南游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得升斗之水為活爾君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枯魚之肆　又曰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子桑若歌

若哭鼓琴曰父母豈欲我貧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
為之者不得也　增戰國策曰齊人有馮煖者貧不能
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　劉向新序曰子列
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子列子禦寇
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子
陽令官遺之粟數十乘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
者去子列子入其室妻望而拊心曰聞為有道者妻子
皆得佚樂今妻子皆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先生又

辭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者也以人之言而知我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其罪我也又將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　東坡志林曰齊顔蠋與齊王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蠋辭曰玉生於山制璞則破焉士生於野推選則禄焉然而璞不完形神不全蠋願得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富貴蠋可謂安於貧者也　原史記甘茂傳曰甘茂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於秦茂曰臣得罪於秦

懼而遁逃無所容迹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之明今臣困願以餘光振之 增前漢書食貨志曰始皇并天下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 師古曰太半三分取其二 史記陳丞相世家曰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畆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産曰

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　淮陰侯傳曰韓信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縣名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　原齊悼惠王世家曰魏勃少時欲求見丞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蚤夜埽齊相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

見相君無因故為子埽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　增酈生列傳曰酈生食其者陳留髙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業為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　外戚世家曰竇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入山作炭寒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封侯　滑稽傳曰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

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及其拜為二千石佩
青綸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
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
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
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耶　司馬相如列傳曰
相如與卓文君馳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　原漢書朱
買臣傳曰買臣家貧好讀書不治産業常艾薪樵賣以
給食妻求去買臣笑曰我五十當貴今已四十餘妻曰

如公等終當餓死買臣不能留即聽去　增主父偃傳曰偃家貧假貸無所得北遊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後為齊相徧召昆弟賔客散五百金與之數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賔客不我内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絶矣無復入偃之門　司馬遷傳曰遷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　潛夫論曰皃寛賣刀於都巷匡衡自鬻於保徒者身貧也貧阨若彼而能進學若此者秀士也　後漢

書鄭玄傳曰玄字康成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數千百人　郭丹傳曰范遷為公輔有宅數畆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可餘俸禄以為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在位四年家無擔石焉　原三輔決錄曰第五頡字子陵倫小子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寄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　增後漢書鍾離意傳曰藥崧者河内人天性樸忠家貧為郎嘗獨直臺上無被枕杫食糟糠

帝每夜入臺輙見崧問其故甚嘉之注杜蹋俎几也方言云蜀漢之郊曰杜

原謝承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少孤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輙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　續漢書曰王苑字孫仲安貧茅屋蓬戶藜藿不厭　又曰范丹桓帝時以丹為萊蕪長不到官遭黨人禁錮結草而居有時絶糧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范煜後漢書曰李充字大遜陳留人事毋至孝家貧兄弟六人同衣出入　增三國

胡質傳曰質遷征東將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嘉平二年薨家無餘財惟有賜書衣篋而已　闞澤傳曰澤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　原魏略曰裴潛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荆芘以自供　增魏邴原别傳曰原十一而喪父家貧早孤隣有書舍原過其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讀書者必皆具有父兄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為

涕零也師亦哀原之言而為之泣曰欲書可耳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　晉書殷仲堪傳曰仲堪每語子弟云人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能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　陶潛傳曰潛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云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　元林坤誠齋雜記曰吳隱之為度支尚書以竹篷為屏風坐無氊席　南史劉訏傳曰訏家甚貧苦併日而食隆冬

之月或無罏絮訏處之晏如人不覺其饑寒也　北史司馬裔傳曰裔性清約不事生產所得俸祿並散之親戚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宅宇卑陋喪庭無所詔為起祠堂焉　高允傳曰允拜中書令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帝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帝幸允第唯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廚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　房彥謙傳曰彥謙前後居官所得俸祿皆以周恤親友家

無餘財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禄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　劉晝傳曰晝少孤貧愛學服膺無倦常閉户讀書暑月唯著犢鼻褌　北齊書文宣帝紀曰初高祖之歸尒朱榮時經喪亂家徒壁立后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餒時帝尚未能言欻然應曰得活　唐書鄭餘慶傳曰至德後方鎮除拜必遣内使持幢節就第至則多饋金帛且以媚天子唯恐不厚故一使者納至數百萬緡憲宗每命餘慶必誡使曰是

家貧不可妄求取 杜甫傳曰甫少貧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 鄭虔傳曰虔初為協律郎明皇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時號鄭廣文在官貧約甚澹如也杜甫嘗贈以詩曰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氊云 唐紀曰李景讓幼時家貧居於東郭宅後古牆因雨隤陷得錢盈船景讓母李氏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灾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

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　五代史曰梁朱誠生三子曰全昱存温誠卒三子貧不能為生與其母傭食蕭縣人劉崇家　宋史呂蒙正傳曰蒙正父龜圖多内寵與妻劉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　東軒筆錄曰范文正公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上謁文正贈錢十千明日復謁又贈十千問何汲汲於道路曰老母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公曰吾觀子才非凡客也一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吾今補子學職月

得三千以供養子安於學孚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文正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有孫明復先生道德髙邁朝廷名至太學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文正歎曰貧之為累大矣儻索遊至老則雖人材如孫明復猶將汨沒也　湘山野錄曰范希文少時最貧在長白山僧舍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以刀劃為四塊早晚取二塊斷虀數十莖醋汁半盂入少鹽煖而噉之如此者三年　稗史曰宋寇凖出入宰相三十年不

營私第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南遷時北使至内宴宰執與焉使者歷視諸相語侍者曰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　夢溪筆談曰宋晏元獻公殊為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僚擇勝燕飲公是時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宫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之曰近聞館閣臣寮無不嬉遊宴賞彌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為東宫官殊對曰臣非不樂燕遊者直以貧無

可為具臣若有錢亦須往上益嘉其誠實　語林曰蘇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時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人間有八珍也貢父問三白之說坡言是一撮鹽一堞生蘿蔔一盌飯貢父大笑　性理呂氏家塾記曰邵堯夫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皺眉所居寢息處為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為甕牖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則止不使至醉也嘗有詩曰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

自家身　貧士傳曰宋賈收字耘老以詩著名喜飲酒家素貧東坡先生每念之嘗作古木怪石書其後以贈云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為作古木怪石一紙遇饑時輙一開看還飽人否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為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終君之世者當便以贈之不爾當令侍姬掌貯須添丁長以付之也　遼史耶律玦傳曰玦不喜貨殖帝知其貧賜宫戸十　耶律哈斯傳曰㑹同五年詔求直言時哈斯年十八衣羊裘乘牛詣闕有司

問曰汝何故來對曰應詔言事苟不以貧稚見遺亦可備直言之選　金史郝天挺傳曰太原元好問嘗從天挺學進士業天挺曰讀書不為藝文選官不為利養今之仕多以貪敗皆苦饑寒不能自持耳丈夫不耐饑寒一事不可為子以吾言求之科舉在其中矣　張潛傳曰潛年五十始娶魯山孫氏亦有賢行夫婦相敬如賓負薪拾穗行歌自得不知其貧也　王政傳曰天會四年為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掌軍資是時軍旅始定

管庫紀綱未立掌吏皆因緣為奸政獨明會計嚴扃鐍
金帛山積而出納無錙銖之失吳王闔毋戲之曰汝為
官久矣而貧不加富何也對曰政以楊震四知自守安
得不貧　元史廉希憲傳曰希憲罷相阿哈穆特因譖之
曰希憲日與妻子宴樂耳帝變色曰希憲清貧從何設
宴　許衡傳曰衡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
覈菜茹處之泰然謳誦之聲聞戶外如金石　王磐傳
曰磐年方冠從麻九疇學於郾城客居貧甚日作糜一

器為朝暮食　李德輝傳曰德輝值歲凶家儲粟纔五升其母舂蓬稗炊藜莧而食之德輝天性孝悌操履清慎既就外傅嗜讀書束於貧無以自資乃輟業　董士選傳曰士選晚年好易澹然終其身每一之官必賣先業田廬為行資故老而益貧子孫不異布衣之士　虞集傳曰集家素貧歸老後食指益衆登門之士相望於道好事爭起邸舍以待之然碑板之文未嘗苟作南昌富民有伍真父者貲産甲一方娶諸王女為妻充本位

下郡總管既卒其子屬豐城士甘慈求集文銘父墓奉中統鈔五百錠準禮物集不許慈愧歎而去其束脩羔鴈之入還以為賓客費雖空乏弗恤也　備遺錄曰明方孝孺嘗卧病絶糧家人以報輙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瓶無儲粟者窮豈獨我哉因相與大笑而止　明劉崧傳曰崧七歲能賦詩家貧寒無爐火手皸裂而抄錄不輟　李時勉傳曰時勉成童時冬寒以衾裹足納桶中誦讀不已

貧三

原蓬室　棘庭 高士傳老萊子以蓬蒿為室詳隱逸二　抱朴子葛洪貧無僮僕籬落頹決棘荊叢生庭宇

夜耕　晝傭 陶潛搜神後記周畢貧而好道夫婦夜耕　後燕錄王高夫妻晝則傭耕夜則伐草燒磚

茅宅　蒿牀 李郃別傳公居貧而不好修產業有稻田三十畝茅宅一區　皇甫謐高士傳田禾年老家貧茅居蒿牀守道不仕

牛衣　蝸廬 漢書王章傳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訣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　魏書楊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介意故身退之後家無餘財起蝸牛廬居止其中妻子凍餓

蓬霤　席門 抱朴子葛洪家貧蓬蓽塞乎階霤

漢書陳平家貧好讀書不營生業居窮巷中以席為門然門多長者車轍**賣卜　傭書**司馬彪續漢書范丹桓帝時辟為太尉自以狷急不能從俗弊服賣卜於市　魏收後魏書崔亮字敬儒家貧傭書自業

蓽門　蓬廬禮蓽門圭竇詳貧一　張衡歸田賦感老氏之遺戒乃迴駕乎蓬廬

增**斫屧　織簾**南史江泌傳泌少貧晝日斫屧為業夜讀書隨月光光斜則握卷升屋睡極墮地則更登　又沈麟士傳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為織簾先生

採梠　緯蕭晉隱逸傳夏統字仲御幼孤貧事母孝每採梠求食不肯仕　莊子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

吞紙　賣文山堂肆考義陽朱詹好學家貧日不炊爨時吞紙以實腹　又段湛家貧賣文為活

然糠　運穀南史顧歡傳歡字景怡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

節讀書或然糠自照　栁史陳茂烈官至御史致仕一生清苦貧甚有人候之見其自運穀入室

鶉衣 **螢囊** 唐杜甫詩烏几重重縛鶉衣寸寸針　晉車胤傳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螢火數十以照書

厚報 **拙謀** 唐書王珪少孤且貧人或餽遺初無讓及貴厚報之雖已亡必酬贍其家　晉陶侃詩貧教謀更拙病使出言憂

烹犬 **宿藁** 貧士傳周方叔字矩道居丹陽築室五州山下誦讀不休家貧或終日不得食鄰僧乞米送之一日龔農卿準孫常州吳會造其廬無以為具乃烹犬食之二公忻然盡歡歎息而去　三輔決錄孫晨字元公家貧不仕居杜城中織箕為業為郡功曹冬月無被有藁一束暮宿其中旦收之

原立肺石 **宿白社** 周禮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煢獨老幼之欲有復于上而其長弗達者立于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王而罪其長　晉董京傳京字

威輦常宿洛陽白社中時乞於市

地無立錐　室如懸罄史記孫叔敖事詳貧二　左傳室如懸罄野無青草

居常待終　非力不食高士傳榮啓期曰貧者士之常死者民之終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　漢徐穉傳穉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

家無正寢　增食不盈腸唐溫彥博傳彥博家貧無正寢　又韓愈詩朝食不盈腸冬衣纔掩體

錢服相周　原琴歌自樂貧士傳沈道虔冬無複衣戴顒聞而迎之周以錢服及還悉供諸衆無衣者　高士傳榮啓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

增賜十萬錢　封四百戶晉王嶠傳初朝議欲以嶠爲丹陽尹嶠以京尹望重不宜以疾居之求補廬陵郡乃拜嶠廬陵太守以嶠家貧無以上道賜布百匹錢十萬　史記楚孫叔敖死其子貧困負

許優孟言於楚王於是名叔敖
子封之寢丘四百户以奉其祀

晝樵夜讀　春韭夏菘

唐馬懷素傳懷素容江都師事李善貧無資晝樵夜
輒然以讀書　堯山堂外紀周彥倫清貧寡欲終日
常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山舍王儉嘗問彥倫山中何所
食答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嘗問何味最佳
答曰春初早
韭秋末晚菘

見辱友壻　爲哀王孫

漢嚴助傳上問
助居鄉里時對
曰家貧爲友壻富人所辱　漢紀韓信家貧釣于城下
有漂母飯信信曰吾必報母　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
吾哀王孫而進
食豈望報乎

景略鬻畚　少游典衣

山堂肆考王
猛字景略家
貧以鬻畚爲事嘗至洛陽有人買畚曰吾家在此可隨
取直猛隨至深山中見一老翁引猛進曰大司馬公可
進猛拜翁　曰王公何緣拜即十倍售畚送出山猛顧視
乃嵩山也　又宋秦觀字少游嘗遺錢文穆詩三年京

閩蟳如綠人見新花發故枝日典春衣非為酒家貧食粥已多時

乞不多取 貧不苟得

魏略寒貧者姓石字德林獨居窮巷里人與之衣食不肯取郡縣以其鰥窮給廩日五升食不足頗行乞乞不取多人問其姓名口不肯言故因號之曰寒貧也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所欲瞪而不言因與脯糒及衣取其脯一朐糒一升而已 貧士傳河上貧者宋人也家貧緯蕭而食其子沒于淵得千金之珠貧者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之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有哉君子謂其不以貧而苟得焉

乞食以葬 帶經而農

五代史雜傳李琪兄珽唐末舉進士及第為監察御史丁內艱貧無以葬乞食而後葬 晉皇甫謐傳謐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

牽船作屋 編草為裳

南史張融傳武帝問融何

處住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後上問其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寄小船于岸上住　晉孫登傳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為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七絃琴見者皆親樂之

義不獨飽　意將何求　南史郭原平傳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肴味唯餐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日義不獨飽　稗史胡文定公家至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惟口所不道亦手所不書嘗戒其子曰對人言貧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錢何見怪　綿乃生悲　稗史俗傳書生入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為錢但怪其不在紙裹中耳　世說朱百年家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百年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孔思遠宿衣肯被布飲酒醉眠思遠以卧具覆之百年初不知既覺引去謂思遠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思遠亦為感泣

竅如七星　覆無一瓦

稗史鄭廣文虔屋室破漏自下望之竅如七星　宋歐陽修瀧岡阡表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為生

折蒲當紙　映月代燈

晉王育傳育少孤貧為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欷流涕時有暇即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為羊主所責育將鬻己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　宋陸佃傳佃字農師居貧苦學夜無燈映月光讀書

蔽前掩後　計口度身

貧士傳郭泰從屈伯彥學春秋并日而食衣不蔽形常以蓋幅自障出入入則蔽前出則掩後　晉王裒傳裒家貧躬耕計口而佃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聽諸生密為刈麥裒遂棄之

藏金以待　出甕為炊

一統

志晉隗炤善易臨終書板授妻曰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姓龔此人負吾金即以此板往責至期果至妻執板往使者取著筮之曰吾不負金汝夫自有金知汝漸困故藏金以待知我善易故書板以寓意耳金五百斤盛以青甕覆以銅盤在屋東掘之如卜 搜神後記晉謝端少孤無有親屬為隣人所養嘗得一大螺如三升壺取以歸貯甕中後見一少女從甕中出至竈下燃火端曰新婦何來而相為炊答曰我天漢中白水素女也天帝哀卿故使我權為守舍炊烹而卿無故竊相窺掩吾形已見不宜復留留此殼去以貯米常可不乏

吾親未享 **此子屢空** 元揭傒斯傳傒斯少處窮約事親菽水粗具而必得其歡心豈有祿入衣食稍踰于前輒憮然曰吾親未嘗享是也 漢賈逵傳逵母嘗有疾帝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于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于首陽山矣

相士多失

為容甚困 詳貧二

飢惟曼倩 寒有西華 漢東方朔傳朔字曼倩對上曰侏儒長三尺餘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朔長九尺餘亦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

南史梁任昉傳昉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術業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卹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道逢平原劉孝標乃著廣絕交論以譏其舊友

庾郎有菜 范婦無幃

南史齊庾杲之傳杲之初為駕部郎清貧自業食唯有韮葅瀹韮生韮雜菜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嘗有二十七種

世說范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減五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寧可使婦無幃耶范笑而受之

牧豕海上 種瓜城東 史記丞相公孫弘菑川薛縣人也時為薛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

說人蕭相國世家名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于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名平以為名也

剡雪相訪 **懷書自隨** 宋王陶傳陶微時苦貧寓京師其友姜愚氣豪樂施一日大雪念陶奉母寒餒荷一鍤剡雪行二十里訪之陶母子凍坐日高無炊煙 南史孔子祛傳子祛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常懷書自隨役閒則誦讀

賣犬辦嫁 **斂錢為婚** 世說謝石奴請吳隱之為衞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謝知其貧儉遣女必當率薄乃令遣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一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 晉阮修傳修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

共處蓬室 **合買犢車** 南史劉瓛傳瓛兄弟三人共處蓬室一間為風所倒無以葺之怡然自樂 漢蔡義傳義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家貧常步行門下好事者為義

台買犢車令乘之

裘敝蘇秦　衣穿到溉

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鎰盡資用乏絶去秦而歸　梁書到溉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

豈變吾志　不因人熱

姓譜宋介易直尉彭澤不苟取不沾名以母老不仕歸嘗有病縣令盧知原往視之問以後事曰棺已具衣已浣附葬先塋他無所須也盧退遺以錢五萬易直曰吾素貧豈以五萬錢交吾志哉　世說梁鴻字伯鸞少孤嘗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伯鸞及熱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燃之

猶有一劍　不過十金

史記孟嘗君列傳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蹻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　漢揚雄傳雄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

儲晏如也

剪髮易書　載酒從學

元陳祐傳祐少好學家貧母張氏剪髮易書使讀之　緯略漢揚雄家貧嗜酒好事者載酒餚從學

同食遞衣　決踵見肘

漢李充傳充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　下見貧二

舒被覆書　驅驢負醋

南史丘巨源傳虞通之少好學居貧屋漏恐濕墳典乃舒被覆書書獲全而被大濕　稗史彙編代稱士流為措大言其肖醋而冠四民之首一說衣冠儼然黎庶望之有不可犯之色犯必有驗皆比于醋而更驗故謂之或謂往有士人貧居新鄭之郊以驢負醋巡邑而賣復落魄不調邑人指其醋而笑之

脫衣為賻　撤屋而炊

南史張融傳竺超人綠微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弔之悉脫衣以為賻披牛被而返　又阮孝緒傳孝緒家貧無以爨僮妾竊鄰人墓樵舉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

磨鏡以給

羸馬而歸 典略程堅字謀甫居貧無資磨鏡自給不受人施 左編宋范仲淹為廣德軍司理參軍比去貧止一馬羸馬從步而歸 隨師無糧 拜官得祿 後漢衛颯傳颯家貧好學問隨師無糧常傭以自給 唐吳競傳競自陳修史有緒家貧不能具紙筆願得少祿以終餘功有詔拜諫議大夫 李恂拾橡 步騭種瓜 東觀漢記李恂徧遺無所受居新安關下拾橡實為食 三國步騭傳騭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 定交杵臼 往舍郵亭 漢吳祐傳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于杵臼之間 又司馬相如傳相如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宦遊不遂而來過我于是相如往舍郵亭 卷褥質酒 然葉照書 北史李元忠傳齋孫騰司馬子

如嘗詣元忠逢其方坐樹下葛巾擁被對壺獨酌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肉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視歎息而去　唐柳璨傳璨少孤貧好學晝採薪給費夜然葉照書

徒有四壁　**不滿萬錢**

崔鴻後燕録魏郡王高泰末饑亂父母兄弟死者十有五人飢食藜藿寒衣草衣家貧徒有四壁　漢貢禹傳元帝遷禹為光禄大夫頃之禹上書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訾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裋褐不完有田一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

同衣而行　**五日不食**

後漢檀敷傳敷家貧無產業子孫同衣而出入謝承書曰敷與子孫同衣而行并日而食　南史王智深傳智深家貧無人事嘗餓五日不得食掘莧根食之

書取柹葉　**衣得羊裘**

東坡志林鄭虔寓青龍寺貧無紙取柹葉書　北史房景先傳景先少孤貧無資從師其母自授毛詩曲禮年十二請其

母曰豈可使兄傭賃以供景先也請自求衣然後就學母哀其小不許苦請乃從之遂得一羊裘欣然自足晝則樵蘇夜誦經史

三旬九食　二日一餐　說苑子思居衛三旬九食　貧士傳沈顗齊末兵荒與家人同甘困餓二日一餐或饋粱肉閉門不受唯采蓴荇根供食以樵采自資怡然不改其樂

使歡驅雀　以冲質羊　南史顧歡傳歡家貧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錦繡萬花谷晉桓溫弟冲並少家貧母患需羊以觧溫乃以冲質羊

材官起屋　有司立廟　南史王延之傳延之仕宋為司徒左長史清貧居宇穿漏褚彦回以啟宋明帝即敕材官為起三間齋屋　唐書戴胄傳胄卒以第舍陋不容祭詔有司為立廟

軾饑如鼠　立飽以魚　宋蘇軾詩我貧如饑鼠長夜空齩瓮瓦池研竈煤葦管書柿葉

金崔立傳樂安國者管州人年二十餘有勇力嘗為嵐州招討撫使以罪繫開封獄既出貧無以為食立潛結納之安國健啗日飽之以魚

賣宅以葬 **結草而居** 北史山偉傳偉不營產業身亡之後賣宅營葬妻子不免飄泊 後漢范冉傳冉結草室而居所止單陋

遺糧受半 **餉錢立盡** 先賢行狀胡定字元定至行絕人在喪雉兔遊其庭雪霜滿其室縣令遣户曹掾排雪問定定已絕穀妻子皆卧在牀令即遣掾以乾糧就遺之定乃受半 貧士傳劉凝之字隱安荊州年饑義季慮其餒甃餉錢十萬凝之將錢至市門觀有飢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自甘飢餓

原三日未舉火 **十年不製衣** 莊子曾子在衛三日不舉火 又曾子緼袍無表十年不製衣

增母欲弗與女 **吾當為助卿** 三國呂範傳範少為縣吏邑人劉氏家富女美

範求之女母嬿欲勿與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久貧者耶　晉魏舒傳太原王乂謂舒曰卿終當為台輔然今未能令妻子免飢寒吾當助卿當之當賑其匱乏舒受而勿辭

東坡有破硯　威輦無完衣

宋蘇軾詩我生無田食破硯爾來硯枯磨不出　逸士傳董威輦在洛陽隱居白社以殘絮縷帛為衣號百結衣

毾㲪為障安問紫絲　扊扅作薪空思鳳蠟

貧士傳庾袞字伯重以毾㲪為障施一廚牀食宿其中晝則潛思夜則仰視星宿吟詠不輟又晉王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　古樂府百里奚妻歌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貴忘吾為按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關牡也所以止扉或謂之剡移然則當時貧困并以門牡木作薪炊耳又晉石崇以蠟代薪王僧綽採蠟燭淚為鳳凰故名鳳蠟

辨雷淵之倨乃是躭書　恕管仲

之貪知非嗜利金雷淵傳淵庶出年最幼諸兄不齒父殁不能安於家乃發憤入太學衣敝履穿坐榻無席自以跣露恒兀坐讀書不迎送賓客人皆以為倨其友商衡每為辨之且賙恤焉 史記管晏列傳管仲貧困嘗欺鮑叔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 相依庾氏何妨蔬食園中 共屬阮門一任綺羅道北晉范汪傳汪少孤貧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自給汪乃廬於園中布衣蔬食然薪寫書 又阮咸傳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于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爾 薪將給食恒羞負戴相隨 史欲質錢應愧質裘能給漢朱買臣傳買臣家貧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擔

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　南史劉係傳係素貧常一朝無食其子啓欲以班史質錢答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

方為重器相遺豔婦之巾　南史賀德基傳德基少游學都下積年不歸衣資罄乏人恥服過弊盧冬止衣袂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貌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曰君方為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問姓名不答而去

本是富家乃貰市人之酒　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著鷫鸘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為歡既而文君抱頸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貰酒遂相與謀賣酒于成都

挂百錢於鳩杖惟知綠蟻驅愁　貯一斛於金柈猶記檳榔消食　晉阮修傳修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

暢雖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　南史劉穆之傳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修拘檢好往妻兄江氏家乞食多見辱江氏後有慶會穆之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常飢何忽須此及穆之為丹陽尹將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至醉穆之乃令廚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以進之

貧四

原裋褐　淮南子貧人夏則被褐帶索含菽飲水以丈暑熱冬則羊裘裋褐不掩形而煬竈

臥雪　汝南先賢傳袁安居洛陽時大雪丈餘洛陽令按行見安門無行路謂安死矣除雪入戶安僵臥自如令以為賢遂舉為孝廉

增飯後鐘　山堂肆考唐王播貧而好學客居木蘭寺寺僧叩鐘會食播每

聞鐘聲即赴會衆僧厭之乃飯後叩鐘播聞鐘聲而來則飯已完矣播題詩于壁曰上堂已了各西東慙愧闍黎飯後鐘播去後二十餘年得官來守是邦復至木蘭寺見前詩以碧紗罩之播續成後二句曰二十年前塵土面于今始得碧紗籠

原蔡羮不糝 家語孔子厄于陳蔡藜羮不糝

增 儲無儋石 魏志華歆素清貧所得祿賜以賑施親戚家無儋石之儲按揚雄方言海岱之間名罌為儋石蘇林云齊人名小罌為儋石

琴書自隨 元廉希憲傳希憲出鎮荊南及還囊橐蕭然琴書自隨而已帝知其貧賜白金五十兩鈔萬貫

薪蘇繼晷 宋汪應辰傳應辰家貧無膏油每拾薪蘇以繼晷

單步之官 三國崔林傳林除鄔長貧無車馬單步之官

注儭百錢 南史張融傳融解褐為宋新安王子鸞行參軍王母薨後四月八日建齋并灌佛僚佐儭者多至一萬少不減五千

融獨注儭百錢帝曰融殊貧當序以佳祿出為封溪令

鬼為撫掌 南史劉粹傳劉伯龍者少而貧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貧窶尤甚常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旁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為鬼所笑也乃止

我常自耕 南史王韶之傳韶之家貧好學嘗三日絕糧而執卷不輟家人誚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荅曰我常自耕耳

單行定省 晉胡威傳威自京師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

總事不役 元趙弘毅傳弘毅少家貧無書傭于巨室晝則為役夜則借書讀之或閱其志但使總其事而不役焉

大驚樊參軍 晉石勒載記勒以參軍樊坦清貧擢授章武內史既而入辭勒見坦衣冠敝壞大驚曰樊參軍何貧之甚也

抄書日者家 元許衡傳衡遭世亂且貧無書

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因請寓宿手抄

貧五

增詩魏曹植贈徐幹詩曰顧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薇藿不充虛被褐猶不全　晉左思詠史詩曰主父宦不達骨月還相薄買臣困樵采伉儷不安宅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在塡溝壑英雄有迍邅由來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　原又曰習習籠中

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出門無通路
枳棘塞中塗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外望無寸禄內
顧無斗儲親戚還相蔑朋友日漸疎　晉張望詩曰荒
墟人迹稀隱僻閭隣濶蓽籬自朽損毀屋每寥豁炎夏
無完絺隆冬無暖褐四體困寒暑六時疲飢渴營生生
愈瘁愁來不可割　江逌詩曰蓽門不啓扉環堵蒙蒿
榛空瓢覆壁下簞上自生塵出門誰家子僊哉亦何貧
陶潛貧士詩曰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弗

嘗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蔽覆乃不周豈不知其極非道固無憂　增又曰淒厲歲將暮擁褐曝南軒前圃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壺絶餘瀝窺竈不見煙詩書塞坐外日昃不遑研　原又曰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納決履清歌暢高音斂袂不掩肘藜羹之恒㪷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　鮑照愁苦行曰湮沒雖死悲貧苦即生劇長歎至天曉愁苦窮日夕盛顔當少歇鬢髮先老白親友四面絶朋知斷三益空庭慙樹萱藥餌

饋過客貧年忘日時黯顔就人惜俄頃不相酬惡怩面已赤或以一金恨便成百年隙心爲千條計事未見一獲以此窮百年不如還宅穸　袁伯文述山貧詩曰傭滌倦閭閈耕牧傭松丘製荷依露壑搴若逗霜洲鬢垂驚年素膚耗盈帶憂幸有深栖性幽山可以留　蕭璟貧士詩曰四時迭來往苦辛隨事迫三冬泣牛被五月披裘客遲遲春日永憂來安所適季秋授衣節荷裳竟不易班超棄筆硯婁敬脫挽輅雖云丈夫志終涉自媒

迹賢哉顔氏子飲水常怡懌　增唐賈島朝飢詩曰市中有樵山此舍朝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我欲見白日雪來塞青天立聞西牀琴凍折兩三絃饑莫詣他門古人有拙言　杜甫同谷縣歌曰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為命黄精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閭里為我色惆悵　又貧交行曰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

如土　又空囊詩曰翠栢苦猶食明霞髙可餐世人共鹵莽吾道屬艱難不爨井晨凍無衣牀夜寒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　又戲贈鄭廣文詩曰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氊賴有蘇司業時時乞酒錢　髙適詠史詩曰尚有綈袍贈應憐范叔寒不知天下士猶作布衣看岑參題新鄉王釜廳壁詩曰憐君守一尉家計復清貧祿米常不足俸錢供與人　劉兼貧女詩曰蓬門未識綺羅香擬託良媒益自傷誰愛風流髙格調共憐時世

儉梳妝敢將十指誇偏巧不把雙眉鬬畫長苦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　王建贈崔禮駙馬詩曰鳳凰樓閣連宮樹天子崔郎自愛貧金埒減添栽藥地玉鞭平與賣書人家中絃管聽常少分外詩篇看即新一月一回陪内宴馬蹄猶厭踏香塵　宋黄庭堅詩曰李髯家徒四立壁未嘗一飯曾留客春寒茅屋交相風傍牆捫蝨讀書策老妻甘貧能養姑寧剪髻髮不典書大兒得飡不得魚小兒得褌不索襦　蘇軾贈西蜀楊耆

詩曰孤邨微雨遂秋涼逆旅愁人怨夜長不寐相看惟櫪馬愁吟互答有蛩螿天寒滯穗猶橫畆歲晚空機尚倚牆勸爾一杯聊復睡人間貧富海茫茫　陸游貧述詩曰寒生肌粟苦衣單瘦減頭圍覺帽寛荒寂在家猶逆旅窮空養老亦蔬餐柴青竈突騰烟細膏盡燈缸照字難猶喜新醅三斗熟半窓梅影助清歡　天台民宋氏𦦨廬詩曰自歎年來刺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鄰殷勤說與東園柳明日相逢是路人　張景修貧居詩曰茅

簷月有千錢稅稲飯年無一粒租生事蕭條人問我水芭蕉與石菖蒲　元虞集詠貧士詩曰老骨寒不寐夜長況聞風心悸危欲折跼蹐敗絮中鷄鳴當晨叅馬疥綘不充山童衣百鶉喚之愢悤悤求火掃木葉庭樹亦已空決起不敢怠曙光屋南東茍遂牛馬性放歸春草豐中丞趙世安常為伯生請曰虞集久居京師甚貧且病幸假一外職使醫文宗怒曰一虞伯生汝輩不容耶

原賦漢揚雄逐貧賦曰揚子遁世離俗隱處左鄰崇山

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禮薄義敝相與羣聚惆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荒遐好為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沙亦非近鄰接屋連家恩輕毛羽義薄綺羅進不由德退不受呵久為滯客其意若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獨藜飧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宴為樂不槃徒行負笈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霑體露肌朋友道絶逹宦凌遲厥咎安在職汝為之舍汝遠竄崑崙之巔爾復我隨

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汎彼柏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嗤心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宣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為典則土階茅茨匪雕匪飾爰及季世縱其昬惑饕餮之羣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驕瑤臺瓊室華屋崇高流酒為池積肉為崤是用鵠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謂予無諐處君之所福禄如山

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而習焉寒暑不䫆等壽神仙桀跖不顧貪戾不干人皆重閉子獨露居人皆怵惕子獨無虞言辭既罄色厲目張攝齋而興降階下堂逝將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之子與我連行予乃避席辭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爾居終無厭極貧遂不去與我遊息

增疏漢鼂錯論貴粟疏略曰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

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

原幾宋晁道元與吞公牋曰道居在城南接水墟草木幽鬱蚊虻所藏茅茨陋宇纔容數牀積汙累燻體貌萎黄冬則兩幅之薄被心有牽藜與敝絮撤以三股之絲

緱袷以四升之麤布狹領不掩其巨形促縁不覆其長
度申脚則足出攣捲則拳露
原書魏應璩與韋仲將書曰夫以原憲縣罄之居而值
皇天無已之雨新芻既盡舊穀亦傾進無顔子不改之
志退無揚雄宴如之情人非神仙須仰衣食方今體寒
心飢憂在旦夕而欲東希朱昌治生之物西望陵縣厨
食之禄誠恐將為牛蹄中魚卒鮑氏之肆矣　又與董
仲連書曰穀糴驚踴告求周鄰日獲數升猶復無薪可

以熱之雖孟軻困於梁宋宣尼飢於陳蔡無以過此夫挾管晏之智者不有廝役之勞懐陶朱之慮者不居貧賤之地出蒙譏於臧獲入見責於嬪息忽使邑憤不知處世之為樂　又與尚書諸郎書曰夫秋節涼和霖雨清閑正高會之盛時飲宴之良日也而陋巷之居無高密之宇壁立之室無旬朔之資流潦浸於北堂隟漏霑於衣服蕈蒸單竭儋石傾罄中饋告乏役者莫興飯玉炊桂猶尚優泰雖欣皇天之降潤亮水車之思雨私懐

蹙頞良不可言想諸夫子亦斯困也夫否泰潛升蓋由

昏明二三執事以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會方將飛騰閶

闔振翼紫微運籌幃幄顯揚豐績豈久沈滯於下職契

濶於貧悴哉　增宋張融與從叔永書曰融昔㓜學早

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韋帶弱年所安簞食

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人生多待榛栗棗脩女贄

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巳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

耕何至此事　又與王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逸人也進

不辨貴退不知賤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姪俱孤

工弟頗弱撫之而感古人以悲

增頌宋司馬光顔樂亭頌曰貧而無怨難顔子在陋巷

飲一瓢食一簞能固其守不戚而安此德之所以完

增論漢班彪王命論略曰夫餓饉流隷饑寒道路思有

裋褐之襲儋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

則貧窮亦有命也　梁劉孝標廣絶交論曰陽舒陰慘

生靈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呴沫鳥

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始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苫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

原雜文漢蔡邕九惟文曰八惟困乏之憂心殷殷天之生我星宿值貧六極之厄獨遭斯勤居處浮漂無以自存冬日栗栗上下同雲無衣無褐何以自温六月徂暑炎赫來臻無絺無綌何以蔽身無食不飽永離歡欣　增

唐韓愈送窮文曰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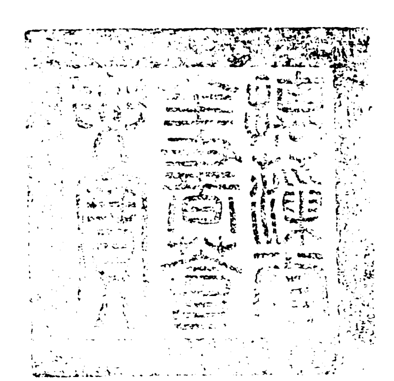
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戾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我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為姦欺不忍害傷其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祗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讎寃凡此五鬼為我五患饑我寒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

間　明方孝孺題黃東谷詩後曰昔人謂詩能窮人諱窮者固不復學詩夫困折屈欝之謂窮遂志適意之謂達人之窮有三而貧賤不與焉心不通道德之要謂之心窮身不循禮義之塗謂之身窮口不道聖賢法度之言謂之口窮三者有其一雖處乎崇臺廣廈出總將相之權入享備物之奉車馬服食非不足以夸耀市井然口欲言而無其辭心欲樂而有其累其窮自若也無三者之患心無愧而身無尤當其志得氣滿發而為言語

文章上之宣倫理政教之原次之述風俗江山之美下之採草木蟲魚之情性狀婦人稚子之歌謡以豁其胸中之所蘊沛然而江河流爛然而日星著怨思喜樂好惡慕歎無不畢見造化鬼神且將避之而何憮然於區區之富貴者哉此謂之達可也雖饑寒流離夫孰可以為窮世人不之察幸斯須之勢者多挾其所有以驕士而不知士之非果窮已之非果達也

謹案第一頁後五行華門圭竇刋本門訛户據禮

記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邱桂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八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八

人部四十七 債負 乞假 賤

債負一

𢮦說文曰債者負也今俗負財曰債 周禮曰小宰聽稱責以傅別注稱責謂貸予傅別謂券書也聽訟責者以券書别之傅傅著約束於文書别别為兩兩家各得一也疏稱責謂舉責生子彼此俱為稱意於官於民俱是稱也 又曰凡賖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

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注鄭司農云賒貰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貰買物償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為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

管子問曰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　漢書谷永傳曰為人起責分利受謝

債負二

增史記蘇秦傳曰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　孟嘗君傳曰孟嘗君食客三千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

其息孟嘗君使馮驩收債於薛馮驩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孟嘗君怒而使使召驩驩至曰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

前漢書鄭當時傳曰當時為大司農任

人賔客僦入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當時以此陷罪僦謂受雇賃而載運也兒寛傳曰寛為中大夫遷左內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濶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絶課更以最　史記貨殖傳曰吴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

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無鹽氏之息十倍　前漢書陳遵傳曰遵祖父遂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弈數負進及宣帝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禄厚可以償博進矣　後漢書樊宏傳曰宏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敕竟不肯受　虞預會稽典録曰鄭弘守陽羨民有弟用兄錢者為嫂所責未還之嫂詣弘弘為叔還錢兄聞之慚愧自繫於獄遂遣婦

齎錢還弘弘不受也　南史蕭惠開傳曰初惠開府錄事參軍劉希微負蜀人債將百萬為債主所制未得俱還惠開與希微共事不厚而厐中凡有馬六十匹悉以乞希微償債　王弘傳曰弘父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人間及薨弘悉燔券書一不收責　王志傳曰天監初為丹陽尹為政清静都下有寡婦無子姑亡舉債以斂葬既而無以還之志愍其義以俸錢償焉　崔慰祖傳曰慰祖之父慶緒為梁州刺史梁州之資家財千萬散

與親族漆器題為日字日之器流乎遠近慰祖料得父
時假貫文疏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言
哉悉火焚之　北史齊蘭陵王長恭傳曰長恭有千金
債券臨死悉燔之　袁聿脩傳曰司徒録事參軍盧思
道私貸庫錢三十萬聘太原王乂女為妻聿修知而不
劾免中丞　新唐書高瑀傳曰瑀累遷陳蔡二州刺史
入為太僕卿忠武節度使王沛死衛軍諸將多自謂得
之宰相裴度韋處厚以瑀治陳蔡素有狀習軍中情偽

欲任之會其軍表旬瑀乃檢校左散騎常侍領忠武節度使自大歷後擇帥悉出宦人中尉所輸貨至巨萬貧者假貸富人既得所欲則椎斵膏血倍以酬息十常六七及瑀有命士相告曰韋裴作相天下無債帥　裴度傳曰大賈張陟負五坊息錢上命坊使楊朝汶收其家簿閱貸錢雖已償悉鉤止根引數十百人列箠挺脅不承又獲盧大夫逋券捕盧坦家客責償久乃悟盧羣券坦子上訴朝汶讕語錢入禁中何可得也　來俊臣傳

曰俊臣父操與里人蔡本善本負博數十萬不能償操因納其妻先已娠而生俊臣冒其姓　宋史食貨志曰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為　五代晉本紀曰天福五年春除民公私債　宋吳元載傳曰雍熙三年徙知秦州州民李益者為長道縣酒務官家饒

於財僮奴數千指恣横持郡吏短長長吏而下皆畏之民貧息錢者數百家郡為督理如公家租調　李漢超傳曰漢超仕關南人有訟漢超强取其女為妾及貸而不償者太祖召而問之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也又問漢超未至關南契丹如何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耶曰否太祖曰漢超朕之貴臣也為其妾不猶愈於農婦乎使漢超不守關南尚能保汝家之所有乎責而遣之密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為也不

足於用何不以告朕耶漢超感泣誓以死報　呂端傳曰端不蓄貲產其子藩貧匱又迫婚嫁因質其居第真宗時出内府錢五百萬贖還之又別賜金帛俾償宿負遣使檢校家事　畢士安傳曰王旦爲相面奏云畢士安仕至輔相而四方無田園居第歿未終喪家用已屈真不負陛下所知然使其家假貸爲生宜有以周之者竊謂當出上恩非臣敢爲私惠真宗感歎賜白金五千兩　李沆傳曰沆素貧多負人錢太宗別賜三千萬償

之　稗史曰蘇軾為錢塘時民有訴扇肆負債二萬者逮至則曰天雨且寒有扇莫售非不肯償也公令以扇三十來就判筆隨意作行草及枯木竹石舉以付之纔出門人競以千錢取扇所持立盡遂悉償所負　宋史李庭芝傳曰庭芝之初至揚時揚新遭火廬舍盡燬庭芝悉僦貧民逋假錢使為屋屋成又免其假錢凡一歲官民居皆具　朱熹傳曰熹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諸生之自遠而

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　賀鑄傳曰鑄以家貧貸子錢自給有負者輒折券與之　金史宗道傳曰宗道授河南路統軍使泗州民張偉獲宋人王萬言彼界事情宗道疑其冤乃廉問得實萬楚州賈人偉負萬貨五千餘貫三年不償萬理索為偉所誣乃坐偉而歸萬時人服其明　元岳柱傳曰時有誣告富民負永寧王官帑錢八百餘錠者中書遣使諸路徵之使至江西岳柱曰事

涉誣罔不可奉命僚佐恐違宰臣意岳柱曰民惟邦本傷本以斂怨亦非宰相福也　吳鼎傳曰浙有兩富豪曰朱張家多貸與民錢其後兩家誅沒而券之已償者亦入於官官惟驗券徵理民不能堪鼎力為辨白始獲免　郭全傳曰劉德年五十未娶稱貸得錢先為弟求婦諸弟亦化其德一門藹然　孫秀實傳曰里人王仲和嘗託秀實貸富人鈔二千錠貧不能償棄其親逃去數年其親思之疾秀實日餽薪米存問終不樂秀實哀

之悉為代償取券還其親　訾汝道傳曰汝道嘗出麥粟貸人至秋蝗食稼人無以償汝道聚其券焚之　塔本傳曰塔本鎮撫白霫諸郡貸廪吏銀其子錢不能償者焚其券　元周密齊東野語曰朱承逸居霅城東嘗五鼓趨郡過駱駝橋聞橋下哭聲哀視之有負勢家錢貧無以償率妻子將赴水朱惻然遣僕護之歸且躬往其家見債家悍僕在門朱因好言諭之曰彼既無所償逼之何益吾當代還其本可急以原券來債家唯唯即

以數取付之　明胡應麟甲乙剩言曰鄔佐卿於甘露寺遇一蜀僧數與往還佐卿適有所負無以應憂見於色僧問曰君須幾何而形困若此鄔曰非十金不可僧持几上煮茶銅銚視之曰此踰十金矣便索炭出袖中藥匕許塗其上入火色赤急索酒淬之尋以水洗則成銀矣鄔遂償子錢明日往謝僧已行　祝允明小傳曰允明字希哲長洲人為家未嘗問有無得俸錢及四方餉遺輒召所善客噱飲歌呼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

留一錢每出則追呼索逋者相隨於道路更用為忭笑資

債負三

原貸粟 貰酒 莊子貸粟監河侯詳貧二 史記高祖本紀高祖嘗從王媼武負貰酒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讐數倍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 判書 周禮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注曰判半分而合者疏曰即今合同兩家各得其一者也

懸券 梁書蕭宏傳宏出錢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懸上文券期訖便驅券主奪其宅百姓失業帝後知制懸券不得復驅奪

不假免官 試貸卜事 三國志曹洪傳洪家富而吝嗇文帝少時假求不稱常恨

之遂以含容犯法免官 白帖越大夫種曰臣觀吳政
驕請試之貸粟以卜其事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之

增乘馬入堂 探帽擲地 元史廉希憲傳西域人自
稱駙馬營于城外繫富民
誣其祖父嘗貸息錢索償甚急民訴之行省希憲命收
捕之其人怒乘馬入省堂坐榻上希憲命捽下跪而問
之曰法無私獄汝何人敢擅繫民令械繫之 晉書袁
耽傳耽少有才氣俶儻不羈桓溫少時游於博徒資産
俱盡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
以告焉耽畧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
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辦作袁
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探布
帽擲地曰竟識袁彥
道否其通脫如此

官爲責償 女遽還直 宋史沈立傳立
遷兩浙轉運使蘇湖水民艱食縣戒强豪民發粟以賑
立亟命還之而勸使自稱貸須歲稔官爲責償 晉書

王戎傳戎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歡

豪富相還 **詭求無已** 三國志潘璋傳孫權為陽羨長璋始往隨權性博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家至門輒言後豪富相還權奇愛之 後漢書陳重傳重在郎署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債主日至詭求無已重乃密以錢代還郎後覺知而厚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為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

計畝與直 **鬻女以償** 元史董文炳傳文炳為藁城令前令因軍興乏用稱貸於人而貸家取息歲倍縣以民蠶麥償之文炳曰民困甚矣吾為令義不忍視也吾當為代償乃以田廬若干計畝直與貸家 萬姓統譜宋吳方延祐中為處州學錄有蔡港務官虧稅錢將鬻女以償者方為之代輸

田園略盡 **責必還** 北史夏侯道遷傳道遷子夬性好酒沽買飲噉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略盡人間債猶數千

東軒筆録王韶知洪州學佛一日問長老祖心曰昔未聞道罪障固多今聞道矣罪障滅乎心曰今有人貧負債及富貴而債主至其償乎否也韶曰必還曰然則聞道矣奈債主不相放也

亡弟相債

北史崔光韶傳光韶資産皆弟光伯所營光伯亡悉焚其契河間邢子才曾債錢數萬後送還之光韶曰此亡弟相貸僕不知也竟不納

愚民不知

宋司馬光傳王安石得政行新法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況縣官督責之威乎呂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苦非獨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

訟嫂負錢

南史齊竟陵王子良傳時山陰人孔平詣子良訟嫂市米負錢不還子良歎曰昔高文通與寡嫂訟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償平

願王償債

前漢書淮陽憲王欽傳憲王有外祖母舅張博兄弟三人博至淮陽言負債數百萬願王為償王遣人

將黃金五十斤送博後又遣有司為博償債二十萬

一不經意 得毋重憂 宋史蘇雲卿傳薪水有羨則以周急應貸假者負償一不經意 又吳瑛傳瑛視財物如糞土妹壻輒取家財數十萬貸人不能償瑛哀之曰是人有毋得毋重憂名而焚其券

焚券一廚 出粟萬石 南史顧覬之傳覬之家門雍穆為州郡所重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債覬之禁不能止及後為吳郡誘出文券一大廚悉令焚之宣語遠近皆不須還 北史李士謙傳士謙嘗出粟萬石以貸鄉人屬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賑贍豈求利哉

債負四

原倍息 鼂錯論貴粟疏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價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

屬責 周禮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之辭注謂屬責轉責使人歸之而本主死亡歸受之數相抵冒者也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能為證者來乃受其辭為治之

增息歲什一 周禮泉府注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

賣鬻以償 鼂錯貴粟疏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

將入青雲 北史蘇瓊除南清河太守道人道研為濟州沙門資產巨富在郡多出息常得郡縣為徵及欲求謁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研雖為債數來無由啓口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師徒還歸遂焚責券

出錢償逋 宋史查道傳道性淳厚為大理評事有犯不校胥吏有過未嘗笞罰民訟逋負者或出己錢償之

家無餘財 南史褚彥回傳彥回家無餘財負債數十萬

秋熟還官 元史蓋苗傳苗為濟寧路單州判官有官粟五

百石陳腐以借諸民期秋熟還官及秋郡責償甚急部使者將責知州苗曰官粟實苗所貫今民既不能償苗請代還使者乃已其責

施用其言 稗史張諫議師德建言有負官物而本非侵盜若煢獨貧病者雖督繫之卒無以自償請因上慶因一切蠲免之詔施用其言

檄下必辨 萬姓統譜宋虞賓以宣德郎知長洲縣屬歲大祲民無蓋藏部使者猶急宿負檄下曰必辨賓東文書不問

馬驚不進 括異志陳宏泰家富於財有人貸錢一萬宏泰徵之甚急其人曰請無慮吾先養蝦蟇萬餘頭鬻之足以奉償宏泰聞之惻然已其償仍別與錢十千令悉放之江中經月餘宏泰因夜歸馬驚不進前視之乃一金蝦蟇也

慨然棄槖 萬姓統譜宋胡元質聞鄰有貧士夜哭乃鬻其女以償債與別也元質慨然棄槖與之

債負五

增詩唐杜甫曲江詩曰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　宋黄山谷詩曰未論功活人飽活不嘗得妻寒尚肩敬兒餓猶筆墨平生貸米家十輩來薄青囊無孔方兄面有陳蔡色

增疏宋韓琦諫青苗錢疏曰制置司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文其謬妄臣竊以為周公立太平之法必無剝民取利之理但漢儒解釋各有異同周禮園廛二十而稅

一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鄭康成乃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廛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賈公彥廣其說謂如近郊十一者萬錢期出息一千近郊二十而三者萬錢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鄙之民萬錢期出息二千如此則須漆林之戶取貸方出息二千五百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歲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歲令出息四千周禮至遠之地出息二千

今青苗取息過周禮一倍制置司言比周禮取息已不為多是欺罔聖聽且謂天下之人不能辨也且古今異宜周禮所載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賦一職可施行則制置司何獨舉注疏貸錢取息一事以誑天下之公言哉康成又注云王莽時貸以治產業者但計所赢受息無過歲什一公彥疏云王莽時雖計本多少為定及其催科唯所赢多少假令萬錢歲赢萬錢催一千赢五千催五百餘皆計利催什一若赢錢更少則

納息更薄比今青苗取利尤為寬少而王莽之外上自兩漢下及有唐更不聞有貸錢取利之法今制置司遇堯舜之主不以二帝三王之道上裨聖政而貸錢取利更過莽時此天下不得不指以為非而老臣不可以不辨也　又司馬光疏曰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為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斂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

為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算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

增論宋歐陽修原弊論略曰令大率一戸之田及百頃者養客數十家夫此數十家者素非富而蓄積之家也當其乏時嘗假債於主人而後償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後分之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

或不能足其場功朝畢而暮乏食則又舉之故冬春舉食則指麥於夏而償麥償盡矣夏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戶常盡取百頃之利也

乞假一

增禮記曰大夫祭器不假　又曰子婦不敢私假　又曰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凡乞假於人為人從事者亦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　韓詩外傳曰藍有

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藍青地黃猶可假仁義之事不可假乎萬乘之主獨不知假天下俊士與之為伍　史記平準書曰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廥音膾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地名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食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　前漢書武帝紀曰元狩三年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師古

曰秋冬種之經歲乃熟故云宿麥　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　後漢書鄭興傳曰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不可以假人者亦不可以假於人也

乞假二

增左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壁假道於虞以伐虢　韓詩外傳曰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為一軛見秦繆公立為相遂霸西戎　春秋曰晉侯使郤錡來乞師穀梁傳曰乞重辭也

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　左傳曰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

又曰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於莒　韓詩外傳曰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　左傳曰衛侵齊與齊師遇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

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家語曰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子曰商之為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　史記孟嘗君傳曰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　王翦傳曰王翦將六十萬人伐荆始皇送自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

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　陳丞相世家曰張負以女孫予陳平為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納婦　古今注曰不借者草履也以其輕賤易得人人自有不假借於人故名不借也又漢文帝履不借視朝　史記滑稽列傳曰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

以賜乳母　前漢書朱買臣傳曰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匄之　陳湯傳曰湯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家貧匄貸無節不為鄉里所稱　後漢書曰和帝五年二月詔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囿悉以假貧民恣得採捕不收其稅　樊宏傳曰宏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　朱儁傳曰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錢百

萬以為冠幘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貧無以備舊乃竊母繒帛為規解對

郭林宗别傳曰林宗家貧初欲遊學無資就姊夫貸五千錢乃遠至成臯從師受業

天中記曰漢有人家富性儉嗇或從之求濟者不得已入内取錢十自堂而出隨步輙減比至於外才餘半在閉目以授乞者尋復囑云我傾家贍君慎勿他説

世説曰晉梁王趙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

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　搜神記曰吳時有徐光者嘗行術於市里從人乞瓜其主弗與便從索瓣杖地種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成實乃取食之因賜觀者鬻者反視所出賣皆已耗矣　晉書阮裕傳曰裕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命焚之　顧愷之傳曰愷之為殷仲堪參軍仲堪在荆州愷之嘗因假還仲堪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風大敗愷

之與仲堪牋曰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穏布帆無恙　晉陽秋曰羅友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性嗜酒當其所遇不擇士庶又好伺人祠往乞餘食雖復營署壚肆不以為羞桓温甞責之曰君太不逮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温大笑之始仕荆州後在温府以家貧乞禄温雖以才學過人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　史緯沈約傳曰約少時孤貧丐於親黨得米數百

斛為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為憾　梁書曹景宗傳曰景宗嗜酒好樂臘月於宅中使作邪呼逐除遍往人家乞酒食本以為戲而部下多剽輕因弄人婦女奪人財貨高祖頗知之景宗懼乃止　新唐書郭震傳曰震字元振以字行與薛稷趙彦昭同為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衰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氏稷等歎駭

唐元稹杜甫墓銘曰甫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歿命其

子嗣業嗣業貧乞匄以給喪去子美歿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為難矣　山堂肆考曰白樂天就裴晉公乞馬裴贈以一馬戲為詩曰君若有心求逸足我還留意在名姝蓋用愛妾換馬事白即答云安石風流無奈何欲將赤驥換嬌娥不辭便遂東山志臨老無人與唱歌　雲溪友議曰于頔鎮襄陽鄭大穆以書投之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即是濃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便為膏澤于公依索數半與之　輟耕録曰乞求蓋謂正

欲如是也然唐時已有此言王建宫詞只恐他時身到此乞求自在得還家又花蕊夫人宫詞種得紅柑纔結子乞求自過與君王　宋史范諷傳曰諷為翰林侍讀學士復改閣學士給事中知兖州麗籍彈諷既出兖州乃給言貧假翰林白金器數千兩自隨　錢顗傳曰顗自衢徙秀州家貧母老至丐貸親舊以給朝晡而怡然無謫官之色　宋紀曰寇凖貶雷州李迪貶衛州始議竄逐王曽疑太重丁謂熟視曽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

耳葢指曾嘗以第舍假凖也　東坡志林曰杜衍為相蔡襄孫之翰為諫官屢乞出仁宗云卿等審欲得郡盍自奏其所欲於是蔡除福州之翰安州杜云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乞且仍舊上可之　墨莊漫録曰蘇子由在政府子瞻為翰苑有一故人與子由兄弟有舊者來干子由久而未遂一日來見子瞻云望內翰一言為助公徐曰舊聞有人貧甚乃謀伐冢遂破一墓見一人裸而坐曰爾不聞漢世楊王孫乎裸葬以矯世無物以濟

汝也復鑿一冢用力彌艱既入見一王者曰吾漢文帝也遺制壙中無納金玉器皆陶瓦何以濟汝復見有二冢相連乃穿其在左者久之方透見一人曰我伯夷也瘠羸面有飢色餓於首陽之下無以應汝之求其人歎曰用力之勤無所獲不若更穿西冢或冀有得也瘠羸者謂曰勸汝别謀於他所汝視我形骸如此舍弟叔齊豈能為人也故人大笑而去　宋史薛向傳曰御史陳洎行邊向詣洎云三司僨龍門富人錢以百年全盛之

天下一方有警即稱貸於民非義也洎上其説從之

鄧綰傳曰綰慮安石去失勢乃上言録安石子及壻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為國司直而為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　王廣淵傳曰廣淵以方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錢法合安石始以為可用　宋无啽囈集曰陳亮家貧辛棄疾帥淮時與談天下事歷言南北利害宿亮

於齋中亮思棄疾謹言必思其俁將殺我以滅口遂竊駿馬而逃月餘亮致書假十萬緡以濟食棄疾如數與之

乞假三

原借乗　假蓋　論語有馬者借人乗之　晉書嵇康傳康與山濤書曰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

亦無幾求　增何至自苦　左傳子太叔子羽謂子産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　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卭從昆弟假借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

役使千家　還請五輩　史記酷吏傳甯成出

閱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
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　又王翦
傳始皇用王翦伐荆翦既至關使使還請
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

徒跣被髪敝衣毁容

越絶書子胥徒跣被髪乞於吳市三日市
正疑之而道於闔閭闔閭問曰吾聞楚王殺
其臣伍奢而非其罪其子子胥勇且智必經諸侯之邦
以報其父仇此必子胥也乃名之　宋史張永德傳周
太祖初為侍衛吏與永德父穎善乃以女妻永德永德
迎其母妻詣宋州時寇賊充斥乃易敝衣毁容儀居委
巷中有賊過即邀乞焉給曰此
畢田院耳賊即舍去由是免禍

愛護典籍

顏氏家訓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
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

預貸俸錢

稗史司門郎中王繕調
沂州録事參軍時魯宗道方為司户參軍皆貧禄俸不
給每貸於王猶不足則又懇王預貸俸錢庫吏怨魯訴

於州并劾王王諭魯曰弟歸罪其君無承也魯曰過實自其公何幸焉王卒明魯不知而獨得私貸之罪魯深愧不自容王處之裕如無嫌恨也

不知階級 **豈有斗升** 晉書張融傳融家貧欲祿乃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為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　莊子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

慮有德色 **幸分餘光** 漢書賈誼傳借父耰鋤慮有德色　史記甘茂曰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也

遺馬貸錢 **借騾償直** 後漢書梁冀傳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冀因以馬乘遺之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

之冀大怒　元史同恕傳有里人借騾而死償其直不受曰物之數也何以償為

幘墮几上

券投池中

世說劉慶孫在太傅府於時人士多為所搆唯庾子嵩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吝家富說太傅令換千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太傅於衆坐中問庾庾時頹然已醉幘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兩娑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　明祝允明語怪濟瀆祠有大池凡欲假於神者禱而卜之神許則以券投池中良久銀浮水面如其數貿易則利加倍如期設祭歸其子本銀沒而券浮如不許則投券入水頃之券復浮還牛馬百物皆可假借云

乞食五鹿

指米一囷

左傳晉公子重耳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　三國志魯肅傳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囷與周瑜

晉假羽旄

吳呼庚癸 左傳合諸侯於名陵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 又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縈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

與之折券 無復勝綿 金史時立愛傳立愛父承謙以財雄鄉里歲饑發倉廩賑貧乏假貸者與之折券 世說謝萬就太傅乞裘自云畏寒太傅答曰君妄語正欲以為豪具耳若畏寒無復勝綿者乃以三十斤綿與萬

逸少不節 杜篤無厭 世說王右軍為會稽內史謝公就乞箋紙右軍檢校庫有九萬卷以乞謝公桓宣武聞之曰逸少不節 顏氏家訓杜篤乞假無厭

持琴執板 輸粟汎舟 世說補韓熙載肆情坦率不持名檢妓樂百數人日與荒樂所得月俸散與諸姬熙載敝衣芒屨作瞽者持獨絃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食以為笑

樂　左傳晉饑乞糴於秦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魯公乞米　于頔買山　錦繡萬花谷王文正公得顏魯公乞米墨帖乃刻石以遺親友　雲溪友議符山人投襄陽于頔乞買山錢公與之仍加衣服　不受錢帛　更取單衣　晉書董京傳京宿白社中時乞于市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綿則不肯受或見推排罵辱曾無怒色　又王戎傳從子將婚戎遺其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

乞假四

原辟假許田　春秋公會鄭伯於垂鄭伯以辟假許田　內外不通　禮內外不通假借注別嫌疑也　增食鶩求餘　晉書劉毅傳初江州刺史庾悅曾至京口毅時甚屯窶先就府

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悅後與僚佐徑來詣堂毅告之曰毅輩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望以令日見讓悅不許射者皆散唯毅留射如故既而悅食鵞毅求其餘悅又不答毅常銜之

何如卿兄 世說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

榼髙二尺 杜陽雜編李可及乞假為子娶婦上曰即令送酒米以助汝嘉禮可及至舍見一中使監二銀榼各髙二尺餘宣賜可及始謂之酒及啓封皆實中也

當就仁祖 世說王修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為烏程令送一船米遺之却不肯取直答曰王修齡若飢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不為立傳 世說陳壽將為三國志謂丁梁州曰若獲千斛米見借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不為立傳

歲取千匹 蜀志漢文帝時以鐵銅賜鄧通通假民卓王孫歲取千匹故王孫富累巨萬億

鄧通錢亦盡天下

破魚得刀 陶潛搜神記錢塘杜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腹得瓜刀

墓能出物 稗史彙編墓在趙州能出物以借人凡宴客無器用者以雞黍祀焉焚其券夜往取之隨券所書一一可得宴畢復設奠焚券陳所借物於墓所使人坐守之入夜隱去神怪莫測

乞假五

增詩魏武謠俗詞曰甕中無斗儲發篋無尺繒友來從我貸不知所以應 晉陶淵明乞食詩曰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詞主人解余意遺

贈副虛期談話終日夕觴至輙傾危情欣新知歡言詠

遂賦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銜戢知何謝冥報以

相貽　唐杜甫從蕭隄覔桃栽詩曰奉乞桃栽一百根

春前為送浣花邨　又遊何將軍園林詩曰剌船思郢

客解水乞吳兒　宋黄山谷詩曰君不見公車待詔老

詼諧飢來索米長安街君不見杜陵白頭在同谷夜提

長鑱掘黄獨文人古來例寒餓安得野蠶成繭天雨粟

增雜文宋黄山谷題東坡字後曰東坡極不惜書然不

可乞有乞書者正色詰責之或終不與一字

賎一

原釋名曰賎踐也卑下見踐履也　博雅曰賤卑也易曰以貴下賎大得民也　書曰明明揚側陋　詩曰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禮記曰宗廟之祭賎者獻以散五升也　又曰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　左傳曰蓽門圭竇之人而皆淩其上

難為上矣　漢賈誼曰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　桓寛鹽鐵論曰諓諓者賤也　王符潜夫論曰夫處卑下之位懷北門之殷憂内見謫於妻子外蒙譏於士夫嘉會不從禮餞御不逮衆貨財不足以合好力勢不足以仗急懽欣久交情好曠而不接則人無故自廢疎矣漸疎則賤者逾自嫌而引退貴人逾務黨而忘之夫以逾疎之賤狀於下流而望日忘之貴此谷風所為摧傷也　論衡曰命賤從貴位自危　宋東萊子曰

居賤惡勞禍之招也天下之理賤不與勞期而勞自至知其不可離而欲離之此自投於禍也君子以為勞者賤之常自處於勞則在賤而安之矣　又曰當貧賤之時人之陵我者非陵我也陵賤者也　明方正學曰有土者之子孫不能修身篤行則屈為僮隸而公卿將相常發於隴畝聖賢之世不能傳其道業則𡰱乎恒人而搢紳大儒多興於賤宗

增論衡曰夏后孔甲田於東萯山天雨晦冥入於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後來之子必貴或曰不勝之子必賤孔甲曰為余子孰能賤之遂載以歸析轑斧斬其足卒為守者　史記曰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　論衡曰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為相箕子為奴　史記曰殷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傳險中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傳險

晉靡聯繫相從復役囚徒之名

鶡冠子曰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子作革百里官奴　論衡曰長沮桀溺避世隱居伯夷於陵去貴取賤非其志也　左傳曰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受下卿之禮而還　史記曰晉獻公既擄百里奚為秦穆公媵於秦　左傳曰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

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注母賤則其子無威也 又曰魯叔婼聘於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即叔孫婼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 戰國策曰伍子胥槖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蔆夫地名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匍匐因飢困故乞食於吴市 國語曰諸稽郢行成于吴曰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晐姓於王宮晐音該備

也曲禮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　戰國策曰齊宣王見顔斶左右謂斶曰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

又曰齊人有馮煖者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　史記平原君傳曰平原君樓臨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樓上臨見大笑之躄者至平原君門曰士不

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跛癃之疾君之後宮臨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不殺歲餘賓客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門下一人曰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乃去耳　揚子雲曰秦之士也賤　史記蒙恬傳曰趙高者諸趙疎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被刑戮世世卑賤　漢書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　史記樊酈滕灌列傳曰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為事　公孫弘卜式傳曰

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版築飯牛之朋矣　宋蘇洵曰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俊明博出之可以為將而內之可以為相者也而皆出於吏胥之中　漢紀曰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才大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樸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　後漢書吳漢傳曰漢家貧給事縣為亭長王莽

末以賔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資用乏以販馬為業往來燕薊間　稗史曰孔嵩字仲山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傭為新野阿里街卒友人范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為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曰子非孔仲山耶吾甞與子俱曳長裾游息太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懐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昔侯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子居九尺不患其陋豈為鄙哉式敕縣令代嵩嵩以先傭未竟不肯去　三國楊俊傳

曰王象少孤特為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　晉紀曰陶侃都督荆州諸參佐有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悉加鞭扑曰摴蒱者牧豬奴戲耳　晉書皇甫謐傳曰陽城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謐曰柳為布衣時過我我迎送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為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陽城太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所安也　南史宋高祖本紀曰高

祖微時躬耕於丹徒及受命耨耜之具頗有存者皆命藏之以留於後　彙苑曰王顯與唐太宗有舊帝微時嘗戲顯曰王顯抵老不作繭及帝登極而顯謁因奏曰臣今日得作繭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顯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為卿惜也時僕射房玄齡曰陛下既有潛龍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官更取紫袍金帶錫之其夜卒　唐紀曰張玄素出自寒微嘗為刑部令史上嘗對朝臣問其門戶玄素深以

為恥孫伏伽亦嘗為令史及貴或於廣坐自陳一無所
隱　唐書裴子餘傳曰子餘為左臺監察御史涇岐有
隋世番戶子孫數千家司農卿趙履溫奏籍為奴婢充
賜口子餘曰官戶以恩原為番戶且令又子孫可抑為
賤乎　陸羽傳曰羽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諸水濱幼
時其師教以旁行書荅曰終鮮兄弟而絶後嗣得為孝
乎師怒使執糞除圬塓以苦之又使牧牛三十羽潛畫
牛背為字得張衡南都賦不能讀危坐效羣兒囁嚅若

成誦狀師拘之令薙草莽當其記文字懵懵若有遺過日不作主者鞭苦因歎曰歲月往矣奈何不知書嗚咽不自勝因亡去匿為優人作詼諧數千言　五代史朱守殷傳曰守殷少事唐莊宗為奴名曰會兒莊宗讀書會兒常侍左右　山堂肆考曰宋韓世忠少時為省倉負米之役家貧無生業嗜酒豪縱不拘繩檢人呼為韓潑五　宋紀曰徐積為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生欲為君子而使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君

子猶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諸君何不為君子　遼史蕭博諾傳曰博諾幼孤貧傭於醫家牧牛傷人稼數遭笞辱醫者常見博諾熟寐有蛇繞身異之教以讀書

元史阿爾哈雅傳曰阿爾哈雅嘗躬耕舍耒歎曰大丈夫當立功朝廷何至效細民事畎畝乎　明紀編年曰張士誠因亂據高郵稱王初為鹽場牙儈與弟士德士信俱以灰帶私鹽緣為奸利　一統志曰明王珪合肥人少為淮西廉訪司隸卒見官長儀衛尊崇輒慨然

歎曰將相無種在人為耳

賤三

增吹簫 負鈸 史記周勃世家勃以織薄曲為生常為人吹簫給喪事 金崔立傳立少貧無行當為寺僧負鈸 餅師 鞍兒 唐陳敬瑄傳敬瑄少賤為餅師 金僕散安貞傳揚安國自少無賴以鬻鞍材為業市人呼為揚鞍兒遂自名揚安兒 滌器 操舟 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與文君俱之臨卭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 唐南霽雲傳霽雲少微賤為人操舟 賣履 結襪 晉紀劉裕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履為業好摴蒱為鄉里所賤 漢張釋之傳王生者善為黃老言嘗名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

曰吾襪解顧謂釋之為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襪欲以重之

原樂道而忘妨貴為逆 文子樂道而忘賤左傳賤妨貴所謂六逆

增以為君子此皆聖人 晏子晏嬰之晉至中年睹弊冠反裘負芻息於塗側者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答曰吾越石父也為人臣僕於中年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為人僕對曰不免凍餓之切吾身是以為僕也 韓非子說難伊尹為宰百里奚為虜皆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汙也

敬兒擔水魏勃埽門 南史齊張敬兒傳敬兒家貧每休暇輒傭賃自給嘗為城東吳泰家擔水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埽齊相舍人門外

兒鉗

為奴

傭舂居廡 前漢書季布傳項籍使布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布匿濮陽周氏周氏乃髡鉗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司馬遷曰季布為朱家鉗奴　後漢梁鴻傳鴻家貧而尚節介至吳依皐伯通居廡下為人傭舂

蒼頭稱異 **漆工見奇** 晉熊遠傳遠祖翹嘗為石崇蒼頭而性廉直有士風黃門郎潘岳見而稱異勸崇免之乃還鄉里　後漢申屠蟠傳蟠字子龍家貧傭為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

貍乳鸜鵒 **狗盜雞鳴** 搜神記齊惠公之妾蕭同叔子見御有身以其賤不敢言也取薪而生頃公於野又不敢舉也有貍乳而鸜鵒覆之人見而收因名曰無野是為頃公　宋王安石讀孟嘗君傳孟嘗君擅齊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

嘗黥作卒 **但乞為奴** 五代史漢世家劉崇

為人美鬚髯目重瞳子少無賴嗜酒好博嘗黥為卒唐杜甫哀王孫詩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為奴

趙岐賣餅 灌嬰販繒 後漢書趙岐逃難江淮間匿名賣餅北海市中 山堂肆考灌嬰睢陽人以販繒為業

執籥秉翟 屠牛盜驢 詩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注衛之賢者不得志而仕於伶官故作是詩 五代前蜀世家王建字光圖為人隆眉廣額狀貌偉然少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為事

得免笞罵 無所因階 漢衛青傳青為所生父鄭季牧羊民母之子皆奴畜之有鉗徒相青曰貴人也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 論衡丘山易以起高淵洿易以為深起於微賤無所因階者難

屠狗為生 織屨以給 五代史唐景思傳景思幼善角觝以屠狗為生 漢翟方進傳方進家世微賤年十二三失父給事太守府為

小史號遲頓不及事數為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以給

東山狗鬬　南園犬嘷

北史魏收傳收既輕疾好聲樂善胡舞文宣末數於東山與諸優為獮猴與狗鬬帝寵狎之　宋紀趙師羣諂附韓侂胄無所不至侂胄嘗過南園山莊顧竹籬草舍謂師羣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犬嘷視之乃師羣也

飯牛車下　牧豕澤中

漢鄒陽傳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甯戚飯牛車下　後漢書吳祐傳祐嘗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

少依李讓　幼賣劉餻

五代南平世家高季興少為汴州富人李讓家僮　元羊仁傳俞全杭州人幼被掠賣為劉餻家奴後獲為良自汴步歸杭尋其母及姊得之事母以孝聞

不覺屈膝

乃欲伸眉宋紀許及之為吏部尚書諂事韓侂胄尤甚居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叙其知遇之意衰遲之態不覺屈膝侂胄憐之改同知樞密院事漢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向者僕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為埽除之隷在闒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耶

尚有餘臭　竊所不取南史到溉傳溉歷御史中丞都官左民二尚書時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不允溉輒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溉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溉祖彥之初以擔糞自給故世以為譏云　後漢郭憲傳憲少師事東海王仲子時王莽名仲子仲子欲往憲諫曰禮有來學無往教之義今君賤道畏貴竊所不取

令相東作　速反葸肆明人物志唐杜荀鶴本牧之子牧嘗鎮秋浦妾有孕妻逐之以嫁長林鄉農杜筠而荀鶴生七歲家人令相東作荀鶴怒曰吾

豈耕夫耶　梁呂僧珍傳僧珍為南兗州刺史兄子宏以販蔥為業僧珍既貴乃棄業欲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但當速反蔥肆耳

尚書由竇　**公子引車**　宋紀韓侂胄常值生辰羣公畢集吏部尚書許及之後至閽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門闔未及閉遂俯僂而入當時稱為由竇尚書　史記侯嬴謂信陵君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

非世家不名　**與大諫同名**　晉光逸傳逸舉孝廉為州從事棄官投胡母輔之輔之時為太傅越從事中郎薦逸於越越以門寒而不名越後因閑宴責輔之無所舉薦輔之曰前舉光逸公以非世家不名非不舉也　宋紀程松為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意殊怏怏乃獻一妾於韓侂胄名之曰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松曰欲使賤姓名常蒙記憶耳

布為酒家保

憲乃牛醫兒　漢欒布傳布梁人窮困賃庸於齊為酒家保　後漢書汝南黄憲世貧賤父為牛醫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

賤四

原白屋　白帖周公下白屋之士

馬䮫　又蘇秦先貴張儀來謁坐於馬䮫而食之

增

守磨　山堂肆考晉魏舒先遲鈍雖叔父猶不知之使守水磨舒亦不以介意

甕牖繩樞　史記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隷之人

若為傭耕　又陳勝嘗與人傭耕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

責讓主人　後漢梁鴻傳鴻家貧牧豕上林苑中曾悞遺火延及他舍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為少鴻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為執勤不懈隣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

而稱鴻長者

丁君十紙 顏氏家訓梁孝元前在荆州有丁覘者洪亭民耳頗善屬文殊工草隸孝元書記一皆使之軍府輕賤多未之重恥令子弟以為楷法時云丁君十紙不敵王褒數字

洒削販脂 史記貨殖傳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如淳注削洗謂作刀劍削也

晉國大駔 後漢郭泰傳叚干木晉國之大駔注牙儈狡獪者曰駔

求盜亭父 山堂肆考漢任安少孤貧困為人將車之長安家於武功代人為求盜亭父按亭父即亭卒也亭有兩卒一為亭父掌關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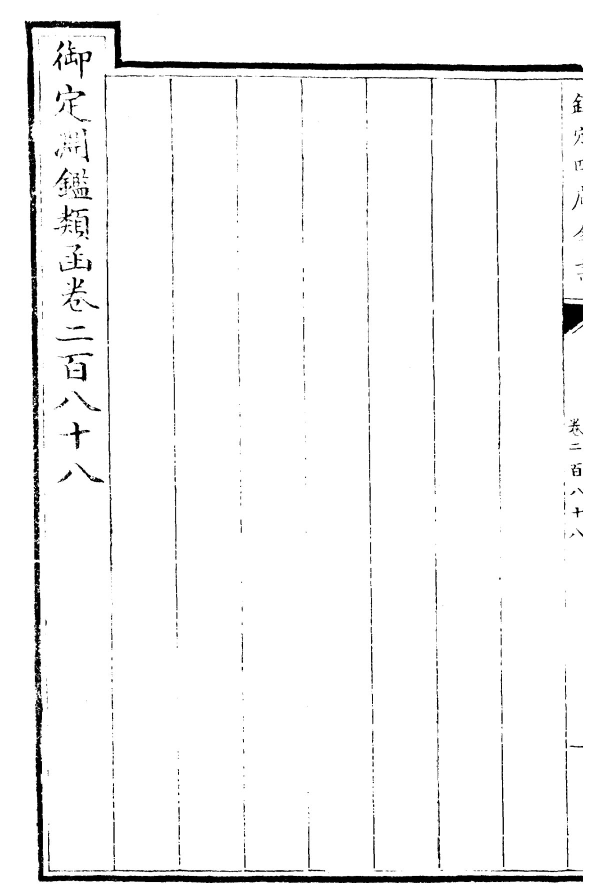
賊五

增詩古詩曰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何不策高足先

據要路津無為守窮賤轗軻長苦辛　齊甯戚飯牛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衣單布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唐盧照鄰詠史詩曰季生昔未達身辱功不成髡鉗為臺隸灌園變姓名　儲光羲詩曰野老本貧賤冒雨鋤瓜田一畦未及終樹下高枕眠　高適留別洛下諸公詩曰蹇質蹉跎竟不成年過四十尚躬耕長歌達者杯中物大笑前人身後名

增賦漢禰衡鸚鵡賦曰託輕鄙之微命委陋賤之薄軀期守死以報德甘盡辭以效愚

增書漢楊惲報孫會宗書曰惲幸有餘禄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八

謹案第二十四頁前五行我東海之波臣也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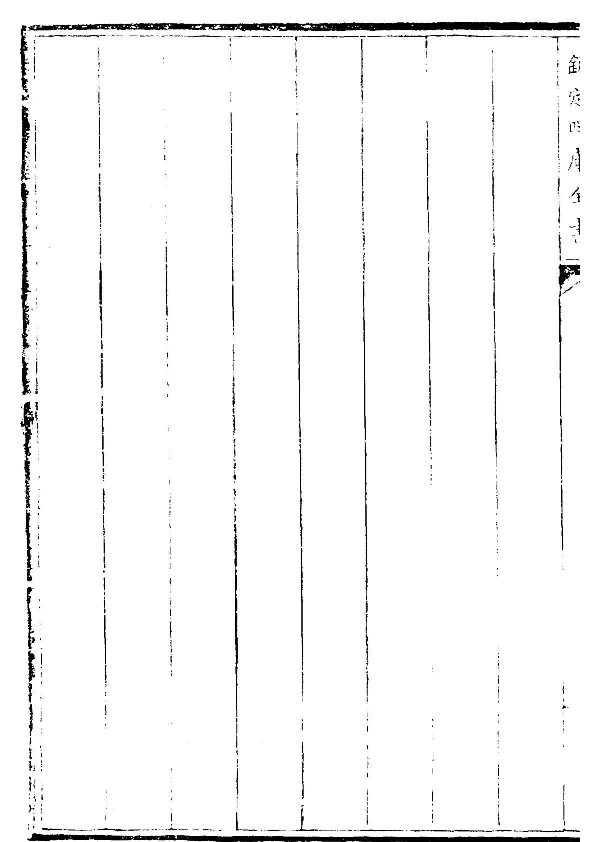
東下復行一東字據莊子刪

第三十八頁前八行欲使賤姓名常蒙記憶耳按

宋史無姓字

第三十九頁後二行短衣單布適至骭按古樂府

短衣單布作短布單衣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劉昀